

光陰過得很快，上海的王居士到這個地方來參學，明天就要離開了，而開封的史居士到新加坡來參學，一個月也很快就到了。這是別人的國家，我們在這個地區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法，進入新加坡，海關給我們居留的期限是一個月，所以這一個月到了的時候，一定要離境。我們在這個國土一定要留一個很好的印象，一定要做一個守法的人，爾後再來，會受這個地方的歡迎。

這兩位居士對佛法都非常的熱心，不但歡喜學習，而且還發心講經弘法，這個心非常難得，也就是佛在經上常講的「發菩提心」。菩提心既然發了，為什麼三寶不加持，不能滿足、成就他的願望？我看這兩位居士都有意出家，經論當中佛常說，佛法也是從緣生，時節因緣，不能勉強。真正發心，佛菩薩自然有更妥善的安排，這一點不但我們要知道，而且我們要深深的信賴，歡喜的去接受。弘揚佛法不僅是人生第一樁大事，也是社會裡面第一等的事業，既然是大事業、大因緣，則決不是一個人能夠做得好的，一定是要群策群力，大家共同的合作努力才能把這一樁事情做好，利益社會、利益國家、利益廣大的眾生。

佛法要能夠久住在世間，我們要明瞭弘護是一體的，也就是弘法跟護法。弘法的人才有了，護持的人沒有，這些弘法的人也是一籌莫展，無能為力。釋迦牟尼佛在世，這是有了弘法的人了，佛的弟子也都有能力教化一方，如果有法緣，就是有得力的護法，佛一定把他的學生派出去，派到某一個地方，讓他住在那個地方講經說法教化一方。諸位要曉得在那個時候沒有科技、沒有資訊，這一個法師講經，聽眾畢竟是有限的，距離遠了不能來參與法會，那怎麼

辦？佛就派學生到處去講經。這些學生的能力都被佛認可了，佛給他證明講得不錯，能講得好，都派出去主持教化。

當時在佛門裡面有結夏安居，這個你們出家都知道，結夏安居要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再教育，進修教育。所以佛家這個制度好，你明瞭的時候，真的令人五體投地。夏安居的時間選擇在夏季的三個月，七月十五到九月十五這三個月，這三個月是印度的雨季。雨季，從前出家人吃飯是托鉢，出去托鉢非常不方便，所以這三個月就舉行夏安居，接受信徒們到道場來供養，不要出去了。而這三個月，佛把在外面教學的這些弟子們統統召回來，這三個月當中再教育，你看這種制度多好。進修教育不斷的把學生的程度往上提升，同學們都能夠聚集在一起，天天研究討論，改正缺失。我在這一方教，遇到哪些困難，他在那一方教，遇到些什麼困難，彼此提出來討論，你用什麼方法解決的，他用什麼方法解決的，還有遭遇到不能解決的，在這裡研究討論改進，不但道業增長，教化眾生的技術也有進步，夏安居是再教育。

現代這種再教育在這個社會裡相當普遍，為什麼？科技日新月異，你接受的教育如果不接受新的再教育，你馬上就被淘汰，立刻就落伍。特別像現在的電腦，你看從事電腦這個工作行業的，每年大概要受兩次到三次的再教育，他們的時間不長，大概是一個多星期、兩個星期，一年有三次。新的東西出來了，你要不了解，要不懂它的性能，不會使用，你不就馬上被淘汰了？

所以佛門在三千年前，釋迦牟尼佛就定下再教育的制度。佛教是教育，再教育是對老師不是對學生。你看現在社會的學校，放寒暑假了，學生放假，老師也放假。在佛門裡頭，學生放假，老師進修，老師再接受再教育，你說這種精神多麼令人佩服。

希望將來我們這些同學都散到各地方講經弘法，我們一年也有

個一次、兩次，統統回來的時候，我們也來再教育。現在時代跟釋迦牟尼佛時代不一樣，結夏安居不一定在那三個月，我們找適當的時間，也不要這麼長，一個月。每年大家都回來一個月，我們做進修教育，或者一年兩次，半年舉行一次，提升我們自己的道業，提升我們教化眾生的一些技術，這非常有必要，這釋迦牟尼佛教導我們的。所以想想佛教教學的制度，佛用的這些方法非常完善。現代社會因為科技進步得太快了，所以才想起再教育，佛在三千年前就教給我們這樣做法了。

佛本身在當時得到十六大國王的擁護，有這些護法。這些國王大臣、大富長者，他們建立道場，禮請出家人到這個地方來講經說法教化眾生。護法重要，你沒有個得力的護法，你怎麼辦？再看一看，在中國這個環境裡面，達摩祖師到中國來，梁武帝是見到了，跟梁武帝談話不投機，達摩祖師也沒有一個善巧方便，直來直說，得罪梁武帝。梁武帝是很誇張自己，你看梁武帝一生當中建道場，四百八十座大的寺院，度生幾十萬人，度人出家，幫助人出家，他自己感覺到很自豪，現在人講值得驕傲。達摩祖師來，他把這個事情向達摩說，誇耀他自己做了這麼多功德，哪裡曉得達摩祖師不懂人情世故，說了一句老實話，「並無功德」，這梁武帝不高興，不護他的法，所以他到中國來一籌莫展，一點辦法都沒有，跑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，等到一個徒弟。我們在這邊苦心的修學，學會了之後，如果沒有人護持，沒有人來禮請講經弘法，那我們跟達摩祖師一樣也去面壁九年，所以這才曉得護法重要。

我們這裡培訓的將來都是當教員，護法的人當校長，他要辦學校，辦了學校把我們這些老師請去教學，所以弘法跟護法的功德是相等的。弘法，我們學弘法，我們自己發心做就可以了，可是護法不是你發心就做得到的，不是人人做得到的。弘法，我們自己發心

就可以做到，護法做不到，護法一定要有福報。我很想護法，建一個大道場，天天請你們講，沒福報。弘法的時候，我花個五年、十年時間去研究一、兩部經論，我學會了，真能講，所以這個自己憑自己發心可以。

護法一定要有福報。護法的菩薩，你以出家的身分，行，在家的身分也行，但是走弘法是以出家的身分比較上好，在家有沒有？有。在家居士弘法要跟出家人弘法做一個比較，在大眾心目當中，大眾看到出家人尊敬，出家人講得不好也好，在家居士講得不好就是不好，差別就在此地。所以在家居士出來講經要比出家法師要講好很多倍，這個大家才肯定，才相信，才能夠受持，所以功力要高出好多倍才行。你講的跟出家人一樣的話，那心中決定聽出家人，不聽你的，差別在此地。所以這個形相很要緊，他看到這個形相就起恭敬心，你在家這個形相，恭敬心就生不起來，但是護法就不一樣了，在家人護法一樣能夠令社會大眾崇敬。

所以我看史居士，你看那個樣子很有福報，希望你回到開封去發心當校長，建一個大道場，把我們這一些學生輪流不斷的邀請到那邊講經說法。福報大，多建幾個道場，鄰近的縣市，每一個地方建一個道場，讓我們這些人到那裡去弘法利生講經說法，功德都是你的。像此地這個道場，李木源建設的，我們在這裡怎麼樣努力，功德是李木源的。他是老闆，我們是夥計，所以功德是他的，如果做失敗了，罪過也是他的，所以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明瞭。

如果要以出家身分去做，也很好，有福報一定要做護法的工作，弘護能配合，佛法就興旺。過去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從黃梅得法，五祖給他印證，衣鉢傳給他，那個時候他二十四歲，二十四歲明心見性，如果論他的果位，最低限度也是圓教初住以上，真正是法身大士。緣不成熟，跑到獵人隊去當伙夫伺候這些打獵的人，替打獵

的人燒飯。法身大士給這些天天殺生的人燒飯，不是短時期，十五年，為什麼？沒有護法的人，沒有一個有力量護法的人，十五年這麼長的時間不能發揮，你才曉得護法功德不可思議，護法工作的重要性。

他十五年離開獵人隊之後，到達現代的廣州，遇到印宗法師。印宗是那個時代南方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，經常講經說法。印宗有大福報，主持大道場。這遇到能大師了，這一談很投機，印宗也非常謙虛，知道他是五祖的傳人。他發心出家，印宗就給他剃度，所以惠能大師的剃度師是印宗。印宗實在講非常了不起，剃度之後，反過來再拜惠能作老師，自己作學生。所以印宗的福報給六祖了，他來捧他了，他來擁護他了，水漲船高，印宗法師都拜他作老師，一下就把他的身分地位抬上去了，所以禪宗才能夠發揚光大，才能夠傳遍全國，誰的功勞？印宗。沒有印宗，能大師一個人一點基礎都沒有，你要想教化眾生，那困難重重，所以要知道為什麼一尊佛出世要千佛擁護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你沒有那麼多人擁護的時候，你怎麼能成功？怎麼能成就？眾生沒有智慧，他怎麼會聽你的？印宗一拜老師了，那大家還有什麼話說？原來都聽印宗的，印宗都聽能大師的了，那沒有一個不對能法師起恭敬心，聽他教誨，依教奉行。

所以諸位，護法的工作決定不能夠疏忽，佛法興衰實在講在護持不得力。弘法的人才說老實話是代有其人，你不能說我們這個時代沒有弘法的人，那你這個話說錯了，是沒有護持的人。你不可以說我們這個時代沒有講經的人，而是你自己不發心請人講經，「他講得不好，不是我不請他」，還是你不請，哪個人一上臺就講好的，沒這回事情，講得好總得十年、八年。講得不好也請，請來講的時候，他講的有進步，一年比一年好，懂得這個道理的人不多，

明白這個道理的人，真實智慧。

你們在此地這一個半月，第一次上臺講經不怎麼樣，毛病很多。這一個半月我聽下來，幾乎就沒有什麼毛病，再三個月，成功了。你們為什麼會成功？李木源居士在這裡開道場，請你們來講，現在他又發心找了四、五個道場，讓每一個道場都邀請你們去講經，好啊。剛才我看到一個小紙條，能悟法師昨天去講了一次，聽眾供養了八百多塊錢，他把這個錢全部捐給居士林，好，對的。能夠這樣做，以後沒有一個寺廟不想請你去講經，為什麼？他有收入。我們要的是法緣，跟道場結法緣，跟常住結法緣，跟信徒結法緣，我們要這錢幹什麼？這個紅包往身上一收，三個法緣都斷掉了，下次人家再不請你了，我們要法緣。

許多人都知道我弘法法緣很好。我到此地來，演培法師有一天在「靈芝」請我吃飯，就問我，他說：淨空法師，你的法緣很好，你能不能教給我？我說：我沒有別的，就是跟大家結緣，我自己什麼都不要。他聽了這個話之後，他說：我好孤寒。孤寒你們懂不懂？這是此地的話，小氣、吝嗇、捨不得，那就沒有法子了。我們一個出家人，我們要什麼，衣服夠了，三餐飯吃得飽，我們要錢幹什麼？所以要懂得結緣。我到一個地方講經，人沒有去，結緣的書、卡帶、錄相帶統統都到了，堆積如山。我講一個星期的時候，天天都是那麼多東西堆在那裡結緣。當地收的這些供養，不是拿去印經結緣，就是把這些供養全部贈送給常住。我們這樣做，大家歡喜，這個道場常住看到的時候非常歡喜，聽眾也很歡喜，連佛菩薩各個都笑咪咪的，都歡喜，廣結法緣，你的法緣自然就殊勝。我們不搞道場，我們一生守住本位當教員，一生就做教員，不想去做校長，自然有一些發心的菩薩，他們去專門當校長，去建道場。

所以這個培訓班都是緣分，有緣分繼續辦，辦幾屆不曉得，誰

也不能保證，哪一天不能辦了，緣不具足，我們就用世尊夏安居的方法，做進修教育。我們每年舉行兩次，一個月大家在一起進修，這是歷屆的老同學聚在一起進修，這是做得到的，這個沒有障礙，我們借別人的道場都可以，因為時間是一個月。這一個月當中，我們每天講經，人多了，我們可以講三場，上午講一場，下午講一場，晚上講一場，聽眾有人上午有空，有人下午有空，有人晚上有空。在這一個月當中，每個人準備一點資料，天天來講，講完之後研究討論，開檢討會，這才是真正的夏安居，安居的目的在此地。安居不是參禪，不是念佛，不是共修，那一種情形平常都做得到的，安居是提升自己的道業跟教學的技術，目的在此地。所以現在有很多寺廟舉行安居都流於形式，沒有實質的內容。現在實質內容的時候就是辦這種培訓班，這個意義在此地。

所以我們希望有福報，福報是多生多世修來的，不是一生。有這個大福報的人要做大菩薩，建道場，護僧眾。你看《金剛經》上常講「善護念諸菩薩」，大菩薩要善護念小菩薩。護念的人最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正知正見，他自己可以不必出來講經，像李木源居士，他沒有上過臺講經，他辦道場，他當主人，他辦學校，他當校長，知見正，聘請這一些法師、老師在這邊教學都是正知正見，把佛法在這一方，東南亞這個地區，建立起來，興旺起來，弘揚開來，這是他一個人的功德。這個地方如果沒有他，我們雖然能講經，誰請？沒人請，這是事實。

我從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從那個時候起，每年都會去一、兩次，至少去一次，有的時候到香港去兩次，一次大概是一個月，最長的一次是住四個月。那時候有位雷太太發心請我去講經，雷太太往生之後，沒人請了，所以香港我七年都沒去了，這次香港回歸，我一定要去看看，這是大喜事。我到那裡，那個地方還有老聽

眾，看到我都很歡喜，我在那邊講了七天。那邊有一個佛教青年協會，還有倈虛老法師的中華佛教圖書館，往年我在香港講經，在這個圖書館住的時間最長，所以到那裡面去講了一個星期。同修們說：法師，你七年都沒有來了。我告訴他：不是我不想來，沒人請我，你不能怪我，怪你們自己。

請，不是容易事情，要有福報。你看過去雷太太請我講經，借道場，借道場要給道場供養，我請法師到這個道場講一個月要供養多少，法師的生活費用，還得請一個人照顧法師。香港生活程度很高，你要沒有這個財力就沒有辦法請講經。所以雷太太往生之後就沒有人再請了，一個人。

今天東南亞的佛教，李木源居士一個人，這護法菩薩，你看他的確是很了不起。前兩天他把他十年前身體檢查的那一些X光照片，幾十張，還有醫生診斷的那些資料拿來給我們看。他是一九八八年得的癌症，很嚴重，醫生告訴他，他的壽命只有六個月。我見到李木源是八七年，在那個一年之前，那個時候他像個彌勒佛一樣，布袋和尚一樣，身體有我們兩個人都不止。第二年他有這個病的時候，我都不曉得。但是好像第二年、第三年，我看到，瘦下來了，整個人變形了。所以前幾天他拿來給我看的時候，他說醫生診斷之後，知道得這個重病了，他就把他的事業全部交給太太，財產都交掉了，連信用卡都退回去了，身上什麼都沒有了，準備什麼？準備等往生。所以他不看醫生，也不吃藥，他念佛，我活一天，替佛教做一天事情，義務。他在居士林做工作是義務，沒有拿待遇的，頂多在那邊吃一餐飯，完全做義工，等佛菩薩來接他往生，等了十年，阿彌陀佛還沒接他。阿彌陀佛沒有接他，給他工作做。東南亞的淨宗是他一手推展出來的，他是將軍，我們是小兵，我們是執行的，這是真正的大菩薩，護法菩薩。



我在台灣三十年能夠有這麼一點成就，也是得力於韓鐸館長的護法，一個人，一個有力量的大護法就能把佛教興旺起來。沒有這一個人，你能講經，說法的人再多，你也一籌莫展，到最後還是淹沒無彰，有什麼用處？可是這個事情也是可遇不可求，我們到哪裡去求人？所以章嘉大師講得好，我們唯一求的，求佛菩薩，求感應。誰來護法？佛菩薩再來，護法絕對不是普通人。講經的法師裡面可能是有普通人，護法菩薩決定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做不到。所以我們對待護法菩薩是無盡的感恩，沒有他，我們自己也沒有成就，佛法在世間就會斷絕，所以弘護論功德，護法還要勝於弘法，還要超過弘法。

所以我們看史居士很有福報，希望他能夠當河南的李木源，當中國的李木源，那佛法就完全興旺起來了，真正是救度眾生、安定社會，了不起的大功德。至於用在家身分、出家身分，那個無所謂，出家身分也很好，但是有些時候在家身分比出家身分還方便。我們遇到有一些大福報的人，真正能夠護持佛法的人，應當把這個道理與事實說明白、說清楚，他真正能發心，生歡喜心，這個弘護那真的是無量功德。